



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村

冬天里的水墨画

文<刘红春

褪去五彩缤纷的颜色，冬天的德夯苗寨是一幅笔法讲究的水墨画。长长的画卷徐徐展开，从九龙溪起笔，抵达苗寨入口，足有几公里。

从秋天开始，随着降雨量减少，梦幻般的流沙瀑布已经失去活力。高高的悬崖上看不见像雨像雾的飞流，只留下灰白的岩壁，显露出冬季的冷峻和萧瑟。

而九龙溪则像一个忽然间长大的姑娘，身姿变得苗条柔曼，性子也变得温和可亲。春夏季节那个顽皮的熊孩子，此刻是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。

清瘦的溪水从九龙潭出发，迈着轻盈的步子，沿着河床朝东南方向细细流淌。遇到一块大石头，它轻轻一跃，跳了过去，溅起几朵小水花。碰到河床拐弯，它又来一个急转身，舞蹈演员一样优雅地旋转，舞出漂亮的漩涡，像美人迷离的眼神，看上一眼，就会沉醉。

九龙溪明亮的眸子，跟随着一路风景不停地扑闪着，跃动着。右边的象山、海螺峰巍峨雄奇，左边的梭子岩高峻挺拔。溪水从它们身边经过，忍不住多情地打招呼。至于峡谷里的万种风情，更是让溪水不忍拒绝，免不了这里一番逗留，那里一番流连，最后才曲曲折折地向下游的德夯村流去。

进村的第一站便是接龙桥。桥边的碑文显示，这座浑身爬满岁月青苔的桥始建于1933年，由德夯大户石成珍、石成金兄弟倡议，经148人合力修建完成。“此桥系二面寨人朝夕往来，并为赶场大兴寨、排达鲁、排碧一带通衢。”可见当年接龙桥已是德夯周边乡邻往来通商的重要通道。而今天，这座由青石铺就、以石灰掺糯米黏合而成的石拱桥，在历经时光打磨、风霜侵蚀之后，依然雄姿勃发。

清澈的溪水把接龙桥的身姿拓印下来，与河面上半圆形的桥身连接在一起，形成一轮圆月。只不过，这圆月一半在水上，一半在水中。青石板台阶是登上圆月的天梯，抬步上桥，热热闹闹的“接龙”场景仿佛就在眼前。接龙的师傅摇着铜铃走在最前面，身着盛装、头戴插花银帽的“龙女”走在人群中间，伴随着锣鼓、长号、唢呐声，浩浩荡荡从桥上走过，德夯人虔诚祈福的接龙仪式隆重庄严。

青山、流水、小桥、石碾、筒车、吊脚楼、红灯笼等等构成一幅水墨丹青，在九龙溪里荡漾。炊烟从屋顶升起，青石板在脚下延伸，桥头字迹斑驳的碑文不仅记录了桥的历史，也记录了德夯人的敦厚淳朴和慈爱友善。这座承载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

接龙桥，仍巍然屹立在众人脚下，德夯苗寨的传奇故事从桥上开始，又从桥上延伸。

过了接龙桥，九龙溪就进入德夯苗寨。溪水穿寨而过，把苗寨分成两半。

向西步行，就是通向问天台的玉泉门。几千级台阶，是真的要通往云端呀。站在高高的问天台，德夯大峡谷像军事地图上的模型，九龙溪成了一条细线。吊脚楼、小木屋点缀在峡谷中间。前方是万丈深渊，身后群山簇拥，白云就在头顶，雾霭在身边缭绕。大喊一声，声音在天地间回响，真有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”的忐忑与惶恐。

传说屈原被流放到沅溪一带，曾到过这里。在与天最近的地方，屈原与天对话。那些积郁在天才诗人心中，关于天地自然、社会政治、人生命运、探索与追求的问题得以抒发，留下举世瞩目的《天问》。

天空辽阔，群山耸立，悬崖峭壁下的人或许只是天地之间的一粒微尘。然而人却又是伟大的，此刻的你，不由得生出万般豪情，头顶天、脚立地，把深山峡谷踏在脚下，把万水千山揽入怀中。视线辽远，心胸敞亮。不远处震撼世界的矮寨大桥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奇迹，是天堑变通途的梦想成真。

凛冽的寒风拂过脸颊，寒气从脚底升起，下山的脚步有些急促。苗寨风情园燃起热烈的篝火，苗鼓声从山脚传出。精彩的民俗表演开始了，醉人的拦门酒、动听的拦门歌、欢快的迎宾舞。多情的苗家姑娘身着盛装，款款而来，神秘苗寨的帷幕在冬日的夜色中慢慢揭开。拦门酒里盛满了姑娘们的热情，苗鼓声声敲响了苗家人的豪迈，接龙舞舞动了苗寨的欢乐和吉祥。

平静的心躁动起来，整个苗寨躁动起来。祭祖、歌舞、巫傩、椎牛……古老神秘的仪式重现，原始气息扑面而来，那是对远古生活的深情回望，是对苗家先祖的感恩与缅怀。

天色暗下来了，盘古峰、问天台和四周的群山一起隐退，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。吊脚楼、石板路、石碾、筒车在灯火中朦朦胧胧，若隐若现。苗寨恢复了宁静。

夜里，雪花纷纷扬扬，悄无声息地降临，落在宽阔的圆形广场上，落进清冽的九龙溪水里，又在青瓦木屋的房顶上铺开。第二天一早，推开窗户，远山一片灰白，青瓦变成了白色，板壁、飞檐、挑梁、花窗、雕栏依然是古旧的墨色，德夯苗寨变成了黑白分明的水墨世界。只有悬挂在吊脚楼屋檐下的大红灯笼，像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炽烈地燃烧着。

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中庄村委会古生村

古生乡愁 时光不老

文<王晓云

如果要在大理找一个标本式的最美村落，带着多彩的白族风情，弥漫着浓郁的乡愁韵致，非古生村莫属。

从大理古城沿着大丽路一直往北到古生村，公路和村子之间是一大片稻田。每年秋天，这片稻田频频在游客的朋友圈亮相，是大理最受关注的“明星稻田”。秋收之后，田里改种油菜，在冬春寒意最深的时候，依然一片灿烂金黄，与苍山皑皑白雪和洱海千顷碧波相互映衬。古生的美，由此徐徐展开。

沿着这一大片田野走下来，就进了古生村。水晶宫、福海寺香烟袅袅，诵经之声不绝于耳。百米之外，一座斗拱飞檐的古戏台遥遥相望，一株苍翠的大青树卓然而立，虬干粗实，枝叶婆娑。每年春节，古戏台上都有歌舞表演，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，开心地围坐在大青树下，不时有孩子追逐打闹，一派浓郁的节日氛围。

美丽的洱海有“三岛、四洲、五湖、九曲”之胜，古生村恰好就在洱海“四洲”之一的鸳鸯洲畔，背倚苍山，前临洱海，更有沙洲绿树曲岸生姿，鸳鸯白鹭翩翩戏水，尽得山水之妙。原先的环海路现在升级为洱海生态廊道，使人们与洱海更加亲近。

在古生村的生态廊道上，有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，那就是乡愁小院。

2015年1月20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任云南考察调研期间来到古生村，在村民李德昌的小院里与白族乡亲亲切交谈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这里环境整洁，又保持着古朴形态，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，记得住乡愁。”看到你们的生活，我颇为羡慕，舍不得离开。”一时间，人们争相探访大理的美丽乡村，乡愁亦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意义。如今，满院山茶、杜鹃的小院里，慕名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，天南海北的人都在这里找寻乡愁。

古生村既有传统农耕文明的依依乡愁，又有面向未来大步向前的包容与进步。乡愁小院隔壁是乡愁科技小院，人们在这里探索洱海流域生态保护和农业绿色转型。乡愁与科技在此间碰撞，催生出更美的花朵。

海边的龙王庙前有观景台，是一眼



看尽苍洱风光的好地方。洱海万顷碧波就在眼前，鸥鸟翔集，如一幅天成的油画。

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是当地的“本土节”，这是古生村最热闹的时候。洱海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聚于龙王庙前，放生泥鳅、诵经祈福、埋锅造饭……欢声笑语，竟日方休，热闹、隆重程度堪比春节。追溯本土节放生的根源，多说是感谢泥鳅在唐僧师徒取经归来途中护经有功，但民间传说的具体情节大抵多为附会，热爱家乡、尊重生命、感恩自然的生态意识才是这个节日的内里精华。

若碰上绕三灵、蝴蝶会、火把节、耍海会等节日，或农家的婚嫁嫁娶、家族活动，也很有风情。彼时，当地民间组织织儒会与莲池会各司其职，吹吹打打，各乐其乐。忙时务农，闲时弹唱，知时处世，逍遥游乐，生生不息的乡土社会由此得以延续，洱水弦歌，绵绵不绝。

古生村北边，鸡鸣江顺流而下，凤鸣桥横跨其上。单孔的石拱桥上苍苔密布，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沉淀出森森古意。立于桥头，小桥、流水、青瓦、白墙、田野、阡陌近在眼前，可见渔歌唱晚的悠悠风情，可见沃野葱郁的田园牧歌，可见湖光山色掩映炊烟农舍，家园如画，时光不老。

鸡犬相闻中的岁月静好，正是乡愁最美的模样。

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石塘镇石塘村

堆花酒 月姐歌

文<洪家贵



栏杆、照壁、漏窗等用青石、红砂岩或花岗岩雕刻成的石条、石板筑就，巧在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成图纹。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。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、窗楣、照壁上，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、鱼虫、花鸟及八宝、博古和几何图案，极富装饰效果。各进开着天井，通风、透光、排水恰到好处，好一派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意境。

村中常年流水潺潺。因地势低洼，水量充沛，先民因地制宜，掘井取水，生活、消防都很便利。村中一直沿用的古井还有40多口，室外井、室内井，圆形的、方形的、不规则的，每口井都藏着不同的故事。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古井是三多堂前的“高门槛井”，也称“祖井”，距今已有600多年。井深约三丈，井口直径1.1米。地面有石砌围栏，井壁四面设有小方孔，供人下井底清洗和拾捡杂物。井水清凉甘甜，不盈不枯。凡藏井之处，定能闻到酒香。石塘人利用独特优质的地下水源、自制酒饼，运用先人流传的酿制工艺，用大米、高粱、糯米酿成远近闻名的“堆花酒”，清正醇香、口感宜人。

在石塘古村，时光仿佛是静止的。你不由得就会放慢脚步，生怕打扰了这安闲的时刻。远离尘嚣的石塘是“长寿之乡”，有80岁以上老人近百人、百岁老寿星近10人。清幽淡雅山水之间的慢生活，隐于此，晨迎曦、暮送霞、夜赏星月，身心融于自然，悠然自得若神仙。

每年农历八月初一至十五，石塘村的女人们会聚在一起吟唱“月姐歌”。几百年来，月姐歌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村中流传。凡唱月姐歌的女子，必须先沐浴更衣、焚香祈祷。众人聚齐后，进行隆重的“接月姐”仪式，齐唱“接月姐”歌，然后是神秘的“迷月姐”。其间有独唱、对唱、齐唱，有边舞边唱，还有歌堂与歌堂之间的斗歌。直到中秋节午夜，方在歌声中“送月姐”，完成一年一度的月姐歌表演。

历经沧桑的石塘古村，厚重而神秘，热情而静谧。游览石塘古村，就像踏入了历史的门槛，文化与民俗散落在每一条古街古巷，每一座古屋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本版插画<呱咕

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常理镇海龙村

海龙的鳞片

文<陈美桥

“海龙凯歌”“中国沼气”是四川遂宁海龙村的醒目标识。这个安静的村庄因“海”而蓬勃，因“龙”而灵动，更是“中国沼气能源革命第一村”。

站在海龙村美术馆楼顶的观景台上四处眺望，辽阔的村庄尽收眼底。它像大海一样漫延无边，又如彩画展开在苍穹之下。整个村庄的农田经过科学规划和布局，每一处都依季节和美学特征，种植着适宜生长的作物。一片青幽幽的油菜田里，数从红色植物排列成硕大的五角星，也拼出了“海龙凯歌”的地标。

琴键似的红色小道蜿蜒到村中腹地。踩着红色石板，每踏一步，都像在奏响山村的旋律。道路一边是澄清的海龙湖，湖边花团锦簇，低矮的植被随风摇曳。还有充满现代科技感的“太空舱”，那是游人夜宿

的地方。拉开窗帘，青绿的湖水倒映着周边美景，倘若在这里安睡，夜里定有枕着星星和花香的浪漫。另一边的池塘里满是残荷，弯曲的茎秆被季节抽干水气，但我分明能感觉到，就在那些肥沃的泥巴里，一节节莲藕脆嫩鲜甜。

通过这条小道，走近公社大礼堂。原来，这条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出入海龙村卢家院子的主要道路。不光来学习沼气技术的团队要经过此路，卢世成、李清晏等技术人员也是踏着这条路，将沼气技术带去革命圣地延安，为当地节省柴煤做了重要贡献。

在海龙村的土地上，有中国第一口沼气池。如今，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，参观沼气人家，了解沼气原理和沼气文化。

从远处看，海龙村的房屋都是青瓦白墙，与农田里的经济作物和谐统一。在近处打量，那些房屋仍保留着原始的内部构造，比如泥巴墙和条石地面。因年代久远，屋内的一些立柱和房梁已被虫蛀，大大小小的虫洞像无数只眼睛，见证着一个村子的日新月异。这就是村庄原有的样子，朴实里带着历史和记忆，保留着时代的温度。

村中先辈怕是未曾想到，当年肩挑背扛、一砖一瓦搭建的老屋，能在新时代的繁荣背后熠熠生辉。而那些至今尚存的供销社、电影院、大食堂，则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在古朴的老屋吃饭，木质八仙桌上有划痕，每一条纹路都仿佛是成长的记号。坐在宽宽的条凳上，举目往外，肥嫩的蔬菜在毛毛细雨中愈发莹亮。进入冬季，许多植物已经开始休

眠，这个时候还能抵挡寒冷、破土而出的绿叶蔬菜，会在冷空气中凝结出非同一般的甘甜和清香。

我问饭店老板此间房屋是租来做生意的吗，他说自己是自家的老房子，不用付房租，自己当厨子，有客做生意，无客做点农活，完全没有压力。屋后竹林有一处人工瀑布，那是将海龙湖水抽到山坡高处形成的。瀑布倾泻而下，再顺着花径沟渠回流到湖里。有山涧鸟鸣相伴，简单家常菜也令人心醉神怡。

另一家饭店屋外，老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院坝喝茶闲谈，其中一人说：“哪想到农民还有这样的好日子！”这种新农村的安居生活，不正是《桃花源记》描写的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吗？这是许多大城市的人一直向往的生活。

远一些的菜园里，太空蔬菜以惊人的体格刷新着人们对蔬菜的认知。普通蔬菜种子搭载航天卫星，经过太空失重、缺氧等特殊环境变化，内部结构发生激变，再次回到地面，经农业专家多年培育，便形成太空蔬菜。它们生根发芽，被泥土和雨露滋养，吸收日月精华，逐渐长成，个头几乎是普通蔬菜的两倍。如果说海龙村是一条龙，那这片菜地就是龙身上最大的一块鳞片。而其他的每一块鳞片，都有独特的色彩和个性。这一块是长满小刺的仙人掌，那一带有灯笼样的火龙果，更不乏一垄垄白胖的萝卜……

离开海龙村，挥别山坡上整整齐齐的桃林，包裹紧实的青白菜，还有一片片油菜地。归途中，我的心一直没离开海龙村，感慨它盘踞在遂宁的一隅，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，不断用新事物新经济模式替换闪亮的鳞片，在希望中谱写时代的凯歌。

